

## 第四章 家庭狀況

### 之一：良緣共譜

林敏生生平的第一件韻事，發生在他幼稚園時。有位女老師總是抹著淡淡的香水，她喜歡抱著林敏生，親親他可愛的小臉蛋。林敏生對她「傾心不已」，他強調，這是他的「初戀」！因為初戀來得太早了，所以一直到大學畢業，林敏生都沒有發生第二次戀情。

在那個戰後的年代中，學生都是十分樸素的穿著白布鞋上學，林敏生在大二時買了一雙皮鞋，走在路上總覺得人人都在瞧他，樸素時代總是襯著保守的意識型態，林敏生看到女生總覺得不好意思，什麼都不自然起來。在那時，與異性隨意談笑往來是十分罕見的，林敏生的大學時期都浸在書中，幾乎沒有和異性朋友交往過，因此，他的感情也一直深藏在心中沒有機會宣洩出去。

終於有一次，在他人引介中認識一位靜宜學院畢業的女孩，她外語能力很好，尤其是日文。

林敏生對她頗有好感，而這女孩畢業於東京大學的父親，對他亦十分賞識，明示暗示地就希望女兒能嫁給他，林敏生至今仍懷念這位父親對他的親切。

可惜這女孩似乎沒有對林敏生動心，寫了封淡淡的信回絕了他的好意。不言可喻，林敏生被拒絕的鬱悶充滿了心中。

半年後，友人見他老提不起精神來也不是辦法，又穿針引線將當時就讀於台大法律系四年級的學妹李秀卿介紹給他認識。

林敏生形容他第一次見到李秀卿的感覺，她的笑容是如此開朗，令他數月來在情感上的積鬱全消，這分明就是小說情節中的一見鍾情！

吃完相親飯後，他與她及另外二個介紹人一起去看電影，回家後時間已經很晚了，但直到現在，他還記得當時心中所充滿的快樂。

但是，接下來他寫信約她去看電影，她一場也不去。後來她在淡水中學教書，他坐著慢吞吞的火車忍受一小時長途跋涉去看她，她卻交待管理員，告訴那位姓林的說她不在宿舍。

她最後以一封「無緣」之信來結束林敏生的追求，她告訴他，她想出國留學。看來林敏生的二次戀情又是鎩羽而歸了。

這位後來的林太太表示，當時的她對戀愛尚有憧憬，她說：林敏生實在不像她想像中的白馬王子。

一年又匆匆過去了，身爲律師的他當然有許多機會，但是卻沒有令其心儀的對象出現。一天，他收到從關鍵介紹人梁基恩律師那兒來的消息，說李秀卿已經通過留學考試。他想，她真的要走上留學之路了，無論如何也是相識一場，便以明信片去函恭賀她。

這封信如石沈大海，她依然沒有回音。

之後不久，有一天他開庭後回事務所，同事告訴他剛才有一位李小姐來過，他直覺這一定就是她；但是，這實在事出突然。原來，她的出國還必須經過他父親在台中省政府的工作單位批准，而不知何故遲遲沒有批下來，在這段等待的時間裏，她父親希望她出來找個兼差的工作。她是南部子弟來台北唸書，在台北本來就沒什麼人脈，想來想去，她找上了已在開業的林敏生，希望他能爲她介紹工作。

爲了慶祝這次久別重逢，林敏生叫了輛三輪車，到當時重慶南路上最好的川菜館峨嵋餐廳吃飯去。

但是，很顯然的，李秀卿心意已定，林敏生告訴自己，她是即將展翅的飛燕，心裏就是喜歡，也不可以再在她身上做感情的投資，免得她一旦遠走他國，自己又是落得一場傷心。「反正就是朋友，互相幫忙嘛！」他提醒自己。

雖然如此，他不但沒有替她「介紹」工作，反而自己僱用了她。她一週三個下午來林敏生辦公的事務所拿訴狀回去寫，「老實說，她當時送回來的訴狀，我花在改寫上的功夫，常令我覺得

還不如自己寫來得快！」李秀卿才離開學校不久，毫無法律實務的經驗，那個時候，林敏生已當了五年的律師。

李秀卿這樣爲他工作了兩個月，除了重逢的那一日外，他幾乎沒有單獨請她上館子或看電影，直到她告訴他出國手續已完全辦妥，她必須回高雄老家爲止。

就這樣無緣的結束了，他想。

一、二個星期後，他接到教育召集令，必須到中壢受訓一個月。這時他的法律業務已經很忙，沒辦法也只好託人代理，然後就匆匆地趕去受訓。

到訓後的一個禮拜，從台北的辦公處轉來一封李秀卿的來信，她感謝他在這三個月中的照顧，離台之前，居然已生依依不捨之情。

這對林敏生來說，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大好消息，很簡單，他明白李秀卿已經對他產生了好感。身在軍中的林敏生這下子精神大振，也不理會他與她現在台灣南北兩端各據一地，亦不管她即將出國深造並已一切就緒；當然，軍中弟兄們每晚下棋娛樂的常習慣例更被他全然杜絕，每晚，他就將自己獨自關在房中，在羅曼蒂克的吞雲吐霧中寫信給她。

就這樣，一封限時信來，一封限時信去。林敏生憶起當年軍中發信的同伴，某天終於忍不住對他罵道：

「林敏生，他媽的，又是你的限時信！」

書信往返二週後，秀卿在信中寫道：「請您少抽煙」，這句關心他身體的話看在林敏生眼中，被他解釋成她已暗示可以婚嫁的訊息。

一週後，他受訓完畢。住在台北的林敏生沒有買回台北的火車票，卻搭上了往高雄的列車。下午三點多到了秀卿家，她人不在，出去做頭髮了。林敏生心中暗自得意：女為悅己者容嘛！她的父親是留日的畫家，體格健壯，言談嚴肅，猶如日本武士；而李母則親切無比，他們只知道，一位在台北十分照顧女兒的林律師要來訪，完全不知此人係抱著求婚心態前來，想網住他們即將赴美的女兒。

秀卿大約在四點左右回來，她領著林敏生到三樓去敍舊。在四下無人之際，他再也忍不住相思之苦，一手握住她的小手，傾吐他對她一見鍾情的經過。

「那真是一張無人可抵的鑽石嘴！」林太太今日這麼笑憶當年。

當晚他們倆漫步在星光漫漫的愛河河畔，直到十二點多送她回家後，林敏生才依依不捨卻心滿意足的回旅社去。

但第二天一早，林敏生卻接到秀卿的電話，她嗚咽地說，昨晚回家太晚了，父親十分生氣。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反對這樁婚事，秀卿的兄弟都已在美國，父親認為能夠出國深造是女兒最好的出路，怎麼可以讓這個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破壞原來的計畫？

林敏生不管一切，仍是堅持要她出來約會。他們照原訂計畫在高雄玩了一天，他才搭上當晚

十點多的火車返回台北。

自此之後，每個週六晚上他都乘坐臥兩用的火車南下，週日一早便約秀卿出來相聚，如此持續了近二個月。李家父母看女兒心意已堅，開始慎重考慮此事，他們要秀卿寫信問林敏生是否收支平衡，因為林敏生帶來的家居照片一大冊，看來相當寒酸。

林敏生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封長達八頁的信函寄，信中敍其收入雖豐，但必須替父親還債，這些債務是因為家裏兄弟姊妹衆多，為教育費所舉，嫁給他，將如同嫁給公務員一般。至於當時父親所欠的數額約七十餘萬台幣，林敏生不能實報，打了對折再減之後，只告訴李家父親的舉債額為卅萬。

李父本來就不贊成林敏生的追求，這下子雪上加霜，更是大加反對。

林敏生卻我行我素，自己看了黃曆，挑了個訂婚的黃道吉日，便單槍匹馬地上李府提親。

李父說：「林先生，若您信中所言屬實，那你就天下第一大孝子了！」

林敏生答他：「我真的就是！」

李父又說：「我並不要求自己的女兒一定要入大富人家，但是，至少也不必去嫁一個負債累累的人！」

林敏生正襟危坐地回答：「我保證，秀卿嫁給我一定會得到幸福！」

他的誠懇感動了李父，林敏生成功了。

過了入門的第一關，接下來的麻煩是秀卿家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林敏生家信的係傳統的佛教，婚禮儀式必然會引起爭議。

但林敏生已有腹案。

他建議訂婚由對方家庭請牧師至女方家中祝福，而結婚時，與其請林敏生不認識的牧師證婚，不如請他與秀卿都認識的，尤其對他恩重如山的台大韓忠謨教授來證婚，如此意義更大。

李父妥協了，但他言明秀卿將不帶嫁粧過去。林敏生至此已心滿意足，「秀卿沒嫁粧有何關係，反正我也沒錢！」他這樣想。但李母卻對秀卿的出嫁萬分心疼，她甚至表示這些子女們的婚嫁，只有秀卿令她落淚——對方不但是個大家庭還負了一身債呀！

他們在台北的大稻埕第一信用合作社三樓辦了四、五十桌宴客，終身大事就此終於可以安心落幕。

林敏生後來才知道，老丈人爲了怕女兒吃苦，不但曾問及林家有無房產，更派人調查林敏生所提之赤峰街一屋是否屬實。他到那時才真正明白父親堅持他未娶妻前不可賣屋的苦心。不過老丈人只知道林家尚有一屋，卻不知該屋已設多重抵押，還好，秀卿已經嫁過來了。

林太太爲何會在分別兩年後，兼職兩個月的時間內回心轉意呢？「精誠所至吧！他並不溫柔，但是他對一個人的好卻可以持續那麼久，相較於其他追求對象怎能不令我感動？他令女方在情感上獲得了安全感。我好希望將這點教給我的兒子們，對一個女孩子的好是應該踏實、關心、

持續不斷的！」卅年後的現在，秀卿滿腹心得的說。

## 之二：賢妻入門

結婚前後那段時間，林敏生的財務狀況十分窘迫。「天天趕三點半！」他如此形容。本以為婚宴的禮金可以稍紓困境，但結算下來卻只剩下新台幣三千元左右。連他們小夫妻兩人去日月潭度蜜月，都只能住離潭邊甚遠的三流旅社。

蜜月後他們下高雄辦歸寧，再回台北時已是隔日下午兩點。林敏生接到第一信用合作社的電話，告訴他今天必須補足五千元入帳。數日以來，林敏生沈浸在新婚的快樂中，早已鬆懈了戰備心態，如今一信的電話強將他拉回了現實，他如弦緊繃的財務狀況又在向他宣戰了！

林敏生愁容滿面的坐在原處，這一時之間要他去哪裏調錢，最近，他能籌錢的地方早都跑遍了。

這時，他新婚的妻子笑盈盈地朝他走來，他突然靈機一動。

他拉她坐下，告訴她自己目前在財務上的窘境。他接著問她，是不是有錢可以借他周轉？

猶豫一陣後，秀卿將父親千叮萬囑要她不能說出來，私下讓她帶著出嫁的二萬元全數交出。這筆錢讓林敏生在往後半個月中的財務大大獲得紓解。

說到自己的老婆，林敏生豎起大拇指，第一句話就是：「心胸寬大！」在她入門林家的前面

十個年頭，林家不但負債累累而且食指浩繁，連家中最後一間在赤峰街的房子，都爲了減輕債務而於婚後不久賣出，一家子十五、六人擠在卅幾坪的房子裏過日子。

林敏生是家中收入的最大宗，薪俸爲其他兄弟加總的四、五倍，償債的事幾乎全部由他一肩扛起。而因爲父母與長兄同住，後來林敏生償債漸清，爲讓父母安度其餘年，他出資一半，以長兄的名義定下了第一間房子。後來母親心疼幼子，想林敏生比較會賺錢，弟弟房子的頭款亦由他支付定下；林敏生是等到所有兄弟都有房子之後，才買下自己的第一間房子。這些曲曲折折的過程中，李秀卿是「有耳無嘴」，完全不置喙。

在林敏生一家十六人共擠一屋的時代，人與人相處，難免有歧見，李秀卿排解情緒的方式就是出去散步，回來時就一切都好了。

爲了酬謝她對家庭的貢獻，並且一償她沒有出國留學的心願，林敏生在一九七二年送她去美國進修五個月，那時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

這個妻子很明理，也從不干涉先生的行踪，林敏生創業期間工作繁忙，經常應酬至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偶爾八、九點就回去，李秀卿還會擔心地問他，今天是不是沒有生意？

她是辭去教職赴美進修，回國後又想謀職，於是試探地問林敏生，可否進入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工作？他起初覺得不妥，後來提出條件後，林太太居然全數答應，於是她也成了TIP LO的員工，負責處理國外商標案，一做就是四年。

他們的約法三章是：

一、不可以夫妻一起上下班，她必須遵守一般員工的上下班時間。

二、上班時間，她不可以去所長室找他，以免夫妻上班時獨處一室，有失體統。

三、下班回家後不准談論公司人事。

林太太十分合作，大部分的條約均嚴加遵守，但第三點涉及生活範圍的話題資料來源，遵守起來的確有點困難。

李秀卿的兄弟們都覺得她開朗活潑，唸的又是台大法律系，將來絕對是從事法政方面工作的好材料。卻萬萬沒想到，她可以爲了他而放棄一切都已就緒的出國深造機會，並且爲人妻後又是如此謙遜，一切以先生的意思爲主。

在台灣國際專利工作數年後，林太太有一陣子突然脖子起硬塊，醫生初步鑑定，居然說是癌症。這個打擊對林敏生來說實在太大了，他立即帶她去一位台大權威主治醫生開的私人診所掛診，希望能夠再予確認。

當醫生檢查完正寫著診斷書時，林敏生和妻子帶著沈重的心情在一旁聆聽：「像聽死刑判決一樣！」他幽幽地描述當時的心情，還好結果並非癌症，夫妻倆終於重重地鬆了一口氣。

自此之後，李秀卿便不再工作了，除了家務外，她現在更是高爾夫球場上的健將。「她在球場上，絲毫不看不出女人是弱者的感覺，我常叫她球場女泰山，在那兒她比我大！」

辛苦了前十年，之後漸入佳境的李秀卿，現在最擔心的是林敏生的健康：「他是個工作狂，越老越不懂得休閒娛樂。」

娶妻如此，林敏生只有一句話：「對於她，我是一生的感謝！」

他和秀卿育有三子，志剛、志青及志洋。志剛由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英、日文聽說寫俱佳，一九九二年登榜律師，是TIPLO下一代的接班人，各方對其寄望頗高。志青於東海電腦系畢業，現在正留學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志洋則是輔大電機系出身，美國雪城大學電機碩士，在台灣國際專利需求專業科技人才解析專利新產品的情況下，他們均曾在TIPLO服務。

這三位所長的兒子並沒有一般「小開」的氣息，甚至還爲了自己的特殊身分而多了一份壓力，他們必須更加努力，TIPLO中所有的員工均有目共睹。

對於子女的教育方式，林敏生只有四個字：雜草教育。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像雜草一樣的堅韌，林氏夫妻都不贊成對小孩過度的寵愛與呵護。

「我們從不接送他們上下學，有什麼事他們會與母親溝通，重大決策則一起商量。」林敏生說。

一九九四年五月，他們夫婦倆遠赴日本洽公，順道探視目前就職於日本SONY總公司法務部的林志剛，這位年輕人在當地並無語言障礙，生活得如魚得水。他在自己租來的寓所中，堅持將父親已長的頭髮修剪一番，還在受訪的過程裏順道進入百貨店，精心爲母親挑了一條花色絲巾當

母親節禮物。看到林太太開心得愛不釋手以及林敏生高興得大搖其頭，林志剛確實是個貼心的兒子。

而就在林志剛操刀仔細地爲父親理髮時，電話鈴響起，那端正是在美國唸書的林志青，越洋送來了一聲：「母親節快樂！」給林太太。一家四口，林氏夫婦、志剛、志青就輪流在電話中問候話家常，談談近況、談談台北家中的狗，直到想起這是昂貴的跨國電話才結束它。

目前，只有小兒子志洋在TIPLO上班。每當晚上七時許到他們辦公室採訪，定然會見到他仍然滿桌資料的埋頭苦幹；幾次談至十一、十二點才走，還是會發現這位年輕人依然在座。

林敏生以TIPLO爲家，顯然，他的下一代也都一樣。他以友誼爲基礎打下來的日本江山，握有台灣專利業界無可取代的堅固地位，但這些業務的承繼，必須有懂得同樣市場訣竅的人才拿得動這把鑰匙，林志剛正在這個市場裏實地揣摩中。

對於這樣的家庭，林敏生衷心感激上蒼的恩賜。